

授
堂
文
鈔

授堂文鈔序

偃師武君虛谷旣歿之明歲其孤穆淳走京師乞朱石君尙書爲其先人作志墓之文道由鄴署以予悉其先人蹤跡始末特詳求爲傳以垂不朽因出其舊所爲古文詞凡八卷示予顏曰授堂文鈔覽之文詞雅奧氣適鬱委折似不可以驟爲句讀而其於理也自融通無所滯隱又皆稽之古史經百家傳記旁引遠徵遇微罅輒剖抉蘊要比詞連義以成一例其攷據也精其發人之潛德逸行也質而不涉於誣其生平廉隅介特能決去就嚴取與而不一苟同於俗者又或時寓於文以自見其所守故予觀於虛谷之文而知其必有以傳也其殆歿而不歿者邪自予與虛谷同肄業於簡河先生至

今且二十餘年予以宦游陝豫聞彼此睽隔或數年不獲一晤乾隆壬子虛谷吏博山歸予時調任安陽凡四方賓友詣京師者經此輒相爲留連故虛谷每道斯地必盤聚累日竟日夜以談其或里居亦爲之札致往來藉文詞以相娛樂嘉慶三年同予纂修安陽縣志朝暮聚首極盡同志之歡至歲終始去其明年遂疾以歿嗚乎孰意竟成永訣邪今其孤貧而嗜學時以不能廣傳先人文爲痛故亟付剞劂以成其哀以慰虛谷不死之心至於三禮義證授堂劄記諸著侯稍有餘裕仍思續爲刻雕以永其傳是則予之志也已嘉慶六年夏六月十有三日長寧趙希璜識於安陽縣署

授堂文鈔目錄

卷之一

漢制六馬攷

周禮名所由始攷

諫官攷

古鄭國處畱辨

漢王商邑居辨

古玉圭圖說

原字

廣廣韻注義

書白鶴觀碑後

卷之二

毀五嶽寢廟議

書老學庵筆記後

老子道德經書後

書漢隸字源後

范書儒林傳後記

一切經音義跋文

秦漢瓦當文字記跋尾

巳亭記跋

題土壕鎮壁

錢氏家藏孫徵君手迹題辭

游鞏縣石窟寺記

卷之三

擬曾子固荅歐陽公論氏族書

跋墨子

魯山攷

書徐貞姑事後

與李東川書

與朱少白書

荅黃小松書

與桂未谷書

與孫季述書

與李書源書

偃師金石遺文補錄序

代錢獻之作

吳尋陽長公主志石書後

荅某書

卷之四

蘭相如澠池之會

史若豪先生狀畧

趙孺人貞孝銘

并序

喬安人詩序

上朱笥河先生求撰先大夫神道碑書

上李西谷先生書

書李畏吾同年烏巖圖後

寄朱笥河先生書

與萇喬庵書

或謂

祭外舅呂王居先生側室李氏夫人文

卷之五

三峰寺置香火地記

與朱少白書

荅郭方山書

荅王居敬書

弔黃仲則文

有序

余少雲哀詞

與李仲謨書

與朱少白書

刑部山東司主事陞補廣西司員外郎加三級李公行
狀

卷之六

書李敬堂先生逸事

祭李敬堂先生文

祭程內翰文

寄上王觀察書

字李生序

姬府君墓誌銘

武敬齋墓誌銘

與李東川書

汝石銘

并序

小石山房圖跋

感逝圖跋

送陳象齋序

與郭方山書

卷之七

荅王西霞先生書

再荅西霞先生書

與王貽伯書

李仲謨墓石志

陝西吳堡縣知縣李府君墓碣

哭筍河先生文

有序

山西平陽府水利同知候補郎中田府君墓志銘

代朱

少宰作

贈奉直大夫吏部考功司主事高府君墓志銘

送陳秋士縣丞試用湖北序

荅王蘭泉先生書

國子監生李君墓志銘

并序

偃師金石記題詞

卷之八

偃師縣學葺君惠教頌

代王方川先生

呂碩亭時文集序

經讀攷異後序

祭胡笠峰先生文

博山縣重修彼岸寺記

存雅堂時文集序

潭西精舍送桂君入都序

益都金石記序

馮厚之壙志銘

董書巢明府循政詩序

偃師縣知縣王君行實輯畧

王明府輓詞

偃師縣東關新修觀世音堂碑記

續集卷之九

程侍御三禮鄭註考序

祝周玉圃先生七袞屏風題詞

代

重修城隍廟碑記

與黃小松書

與朱少白書

豫讓

楚義帝

公舉義門呈詞

賜翰林院檢討先四兄養齋先生墓志銘

并序

姬府君暨配劉太孺人像贊

偃師金石遺文記敘

續集卷之十

與孫淵如書一

致孫伯淵書二

致孫伯淵書三

致孫伯淵書四

致孫伯淵書五

致孫伯淵書六

致孫伯淵書七

致孫伯淵書八

致孫伯淵書九

致孫伯淵書十

致孫伯淵書十一

致孫伯淵書十二

致孫伯淵書十三

致孫伯淵書十四

致孫伯淵書十五

與李敬堂書

再與李敬堂書

與張六吉書

附讀畫山房文鈔卷之一

謝大司農朱石君先生撰先君墓志書

與朱少白先生書

與趙謂川先生書

與高鷺莊

與陝州沈刺史書

上鮑覺生師求撰先徵君墓表書

祭何母陳太安人文

偃師縣知縣卷阿武公壽序

魯山縣學生李君墓志銘

上鮑覺生座師書

張敬亭墓表

重修安陽縣志序

吉水縣改修試院序

上天津道鄭夢白先生書

讀書山房文鈔卷之二

明樂平知縣張烈愍公母潘太夫人妻陳夫人暨弟庠

生秉方應從祀議

明樂平知縣張烈愍公籍貫說

龍泉縣學生張廣亭先生墓志銘

重修明高陽郡侯祠堂序

寄勸樂平息訟說

汪劍潭先生入袞壽序

牒存萬載龍河書院十三經注疏序

牒存萬載高魁書院十三經注疏序

高魁書院募修文昌閣序

稟贛州府汪

又稟贛州府汪

致新任興國縣寶

授堂文鈔卷之一

偃師武億虛谷著

孫未重校

漢制六馬考

漢之駕以六馬也非漢創爲之也昔孔冲遠氏於書正義云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許慎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鄭元以周禮校人養馬乘四一師四圉四馬曰乘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以爲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然則依康成之言蓋必于周之盛時其制始用四馬也然而易稱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則固以六爻位數之也書言若朽索之御六馬也作僞者雜羣言以亂之也

路史注五子歌言六

馬天子駕六人矣此亦僞尙書所誤

大戴禮子張問入官六馬之離必于四面

之衢子張周人也其亦爲是言者其當周既衰列國因踵事
附益而僭爲之也列子六馬可御荀子伯牙鼓琴而六馬仰
秣晏子春秋梁邱據御六馬而來莊子逸篇金鐵蒙以大緹
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數子所爲書皆在周之季世方于六
馬始侈言之也其浸淫而愈以非制者則又如翟王子羨臣
於景公以重駕下晏子曰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爲
非制也不滋甚乎然則馬之用六增至于八又重之至于十
六當時者亦有不悅乎此也迨後迄諸暴秦乃益著爲令今
見于太史公者秦始皇紀數以六爲紀李斯列傳二世曰夫
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是其事也呂氏春秋忠廉篇吳
王曰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漢興承秦之弊侵尋而不知所易故推校諸

傳錄記如漢書萬石君傳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舉手
曰六馬爰盜傳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梁孝王傳景帝使使
持乘輿駟迎梁王於闕下臣瓚曰言駟不駕六馬耳天子副
車駕四馬王莽傳駕坤六馬白虎通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
于天地四方也周遷輿服雜記六駕六馬也續漢志天子五
路駕六馬東京賦六元虬之奕奕注六馬也天子駕六馬西
京賦天子駕彫軫六駿駸然則漢制之六馬承于秦實沿于
周之季也

周禮名所由始考

今爲禮經之學者宗于賈氏公彥之說皆以設位言之謂之周官以制作言之謂之周禮其意固兩存焉信其可以兼右也宋王伯厚云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元元作周官注猶未以周禮名也隋志自馬融注已下始曰周官禮太原閻伯詩更推其旨案之康成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鄭氏父子衛宏賈逵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周禮之名已見于此後漢書盧植傳植疏曰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余以斯二說者所據周官周禮之名並起于漢似也然其言亦時有偏漏後人未嘗綜覽而詳辨之何哉伯厚之論其失也襲於舛方鄭夾漈作通志畧已云漢曰周官江左曰周官禮而

因仍其說更謂自康成作周官注猶未以周禮名夫康成之
爲書也于儀禮禮記注通引周禮其他經說文字荅問凡所
引據皆作周禮又前乎康成者有許叔重叔重之說文解字
五經異義已引作周禮與康成並世者高誘呂氏春秋注及
淮南王書注引周禮趙岐注孟子應邵風俗通義蔡邕所論
書銘公亦皆引之而名周禮西嶽華山袁逢樊毅凡二碑並
據周禮職方氏爲詞然則當康成時豈復有未名爲周禮者
與是王氏之論爲失其實也然伯詩從而訂之者其失又病
于疎蓋康成之所序序爲周禮作解詁之人起于世祖以來
非謂周禮名肇于此也況周禮之名已見于前漢之季漢書
王莽傳劉歆與博士上議引周禮曰王爲諸侯總衰弁而加

環經今此文在春官司服云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緇
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是也唯所異者于弁下多
而加環三字爾又莽至明堂授諸侯茅土下書曰禹貢之九
州無并幽周禮司馬則無徐梁其所引司馬卽職方文而以
爲司馬者職方氏爲夏官之屬故也又言周禮膳羞百有二
十品今膳夫文又崔發上言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
哭以厭之師古曰周禮春官之屬女巫氏之職凡邦之大災
歌哭而請是也然則周禮名之所自起固起于成哀間也然
則周禮之名孰名之必于劉歆附王莽爲之也莽之陰賊蓋
愚于泥古而果爲誕謾欺誣之說旣已獨奮其詐并思以愚
天下方其所爲于官制地理役賦紛淆錯易一歲數更至使

人不可究詰而甚乃極于周公經世之書亦悍然肆其妄故

劉歆從爲佐而成之其見于荀悅之紀云劉歆以周官十六

篇

十字疑衍

爲周禮王莽時歆奏以爲經置博士是其徵也

經典序錄

云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

故班氏于莽一傳之中凡莽及臣下施子

詔議章奏自號曰周禮必大書之而自爲史文乃更端見例

復仍其本名謂莽以周官王制之文食貨志莽乃下詔曰夫

周禮有賒貸及後云又以周官稅民是亦一志而兩見由其

意觀之固未有以著明于此也

禮樂志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焉師古曰謂大

司樂以下

至如郊祀志莽改南北郊祭禮曰周官天墜之祀

樂有別有合下又言臣謹案周官兆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

其方當是時猶未居攝是以不敢紊易至此也

莽傳徵天下通一藝

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鼎
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又張純等奏
以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然迨東漢通儒因仍其
於今者爲九命之錫皆在未居攝時名而不之易者固以名此書之始爲劉歆也歆弟子散亡唯
杜子春能通其讀其後賈逵鄭衆又親傳子春之業而受之
故羣相遞述以墨守其師之說不敢倍焉無疑也故曰周官
之易名周禮歆附莽爲之而後儒又附歆傳之是以世莫知
其非也

諫官考

諫有官自商周以來亦已備員也或曰夫如是則溫公之記諫院題名也非與曰公固失考而以古者諫無官也呂氏春秋自知篇湯有司過之士先識覽周威公得史驎趙駢以爲諫臣諫臣與司過之士皆守官以名職也又周之羣諸侯諫以名其官者呂覽勿躬篇管子復于桓公曰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重貴富臣不如東郭牙請置以爲大諫臣管子又云使鮑叔牙爲大諫宣四年左氏傳其孫箴尹克黃襄十五年傳公子追舒爲箴尹杜氏唯云箴尹官名以高氏呂覽注証之楚有箴尹之官亦諫臣也然則齊與楚之有是官也其所從遠矣晉書武帝紀詔曰百官官箴王

闕然保氏特以諫諍爲職今案其文云保氏掌諫王惡是也而司諫司救蓋又于萬民亦爲之官以道正其行以禮防其過故曰諫有官古也溫公之言漢興以來始置官不足據也

古鄭國處留辨

公羊傳云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鄆公者通乎夫
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鄭發墨守云鄭始封君曰桓
公者周宣王之母弟國在宗周畿內今京兆鄭縣是也桓公
生武公武公生莊公遷居東周畿內國在虢鄆之間今河南
新鄭是也武公生莊公因其國焉留乃在陳宋之東

左傳侵宋呂留

後漢彭城有留縣張良所封

鄭受封至此適三世安得古者鄭國處于留

祭仲將往省留之事乎余曰鄭之說果信以留在陳宋之東
而使如所引侵宋呂留屬彭城者謂此足以實之則其地之
與虢鄆相去幾千里固然其有足疑者然以余考之殆非也
漢書地理志注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襄

三十年伯有死于羊肆子產襪之枕之股而哭之歛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旣而葬諸斗城桓十四年宋人以諸侯伐鄭伐東郊取牛首今牛首及斗城其地並在陳留而是地又居鄭東鄙故意當時之留卽在此後遷鄭而野留乃遂以僻于遠爾鄭諸史伯對桓公曰若克二邑鄆蔽補丹依檠厯莘君之土也後乃東寄孥與賄虢鄆受之十邑皆有寄地由是以觀虢鄆其二君者情于欲而日窮于利貪鄭伯區區之餌以奉其孥而居之必先在此十邑之內而晉太康地志云陳留北三十五里有莘城爲古莘國故以是推之莘爲十邑之一其十邑又皆有寄地則鄭國之舊處于留固亦其孥先寄居於此耶其後通乎夫人始取其國而遷鄭而鄭之東偏實

與宋壤接而錯制焉故祭仲將往省留途出于宋爲宋所執
亦勢所必至者也尙曷疑乎

漢王商邑居辨

王商之占籍漢書著爲涿郡蠡吾人後又書其徙杜陵然杜陵之徙不知其自何時而蠡吾非其祖居蓋傳之至今已幾二千年莫有疑其非者余考之商父武武兄無故皆以宣帝舅得封蓋世貴顯矣然其始固微者也外戚傳云旣得王娡令太中大夫任宣與丞相御史屬雜考問鄉里識知者皆曰王嫗嫗言名妄人家本涿郡蠡吾平鄉年十四嫁同鄉王更得妻更得死嫁爲廣望王廼始婦產子男無故武女翁須武商之父也而祖爲廼始然則廼始家於廣望其子若孫卽數更徙亦當稽其始言之豈有一移杜陵而并其始籍亦失之邪蠡吾者商祖母前夫所家及再適王廼始已居廣望與蠡

吾絕不相蒙而班氏率率至此母亦有所未檢邪褚少孫補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云平昌王長君樂昌王稚君並在趙國
常山廣望邑少孫當班氏前已著商父武在廣望邑然則商
不從父名其籍而冒於母氏前夫家之邑里可以意決其無
是事也況少孫之所補可據也吾故以班氏之於史文疎也

古玉圭圖說

玉圭一具賈客某得自孟津一土人而不識其名器因相詭爲赤刀欲以居奇于姪嘉淳目其異也倍償之值代予攜獲藏于家今案之圭質水蒼色首中起刻旁左右起刻身中起刻如渠齒三渠齒悉爲邊稜其長短厚博蓋依今木經尺推量右刻長二寸二分左刻長二寸左刻下微如弓背長七寸五分右刻下少絀亦長七寸二分圭身下博二寸八分自下漸殺至上左右刻唯博二寸通計圭身之厚不過三分周禮大行人考工記玉人之事始言圭璧徑長寸數而厚博刻上初無明文惟聘禮記與雜記有之今此圭也長七寸餘作偃

細形與信圭躬圭幾似矣博二寸八分亦較記所言博三寸微有不侔其刻上則過寸半及厚不及半寸特少差舛耳古尺度與今分寸茫昧疑似前人率用約計此亦非其太失據也隸續載漢六玉碑圭之製圖可見于世者此爲最古然尙不知有邸有孔聶氏三禮圖出而後儒轉相摹繪於圭之形製左右各爲剗而已更無圖所爲邸與孔者玉人天子圭中必註必讀如鹿車繹之繹謂以組約其中央爲執之以備失墜疏案聘禮記五等諸侯及聘使所執皆有纁繹及綯組綯組所以約圭中央卽此中必之類若然圭之中必尊卑皆有此不言諸侯圭舉上以明下可知是凡圭皆有孔矣而典瑞疏云六玉兩頭皆有孔恐不可爲訓當如此圭爲一孔於約

繫自便也典瑞四圭有邸註鄭司農云於中央爲璧圭著其

四面一玉俱成爾雅曰邸本也圭本著于璧故四圭有邸圭

末四出故也兩圭有邸注倂而同邸

玉人注邸謂之祗有邸倂共本也

圭璧

注圭其邸爲璧璋邸射注璋有邸而射是兩圭四圭及半圭

曰璋且有邸而此單執之圭經不具言然則當以隅反也凡

物之祗必在下所以爲持也今圭如九寸七寸並以兩手執

之其餘圭身太短故必有邸而制始備而爲圖者概不及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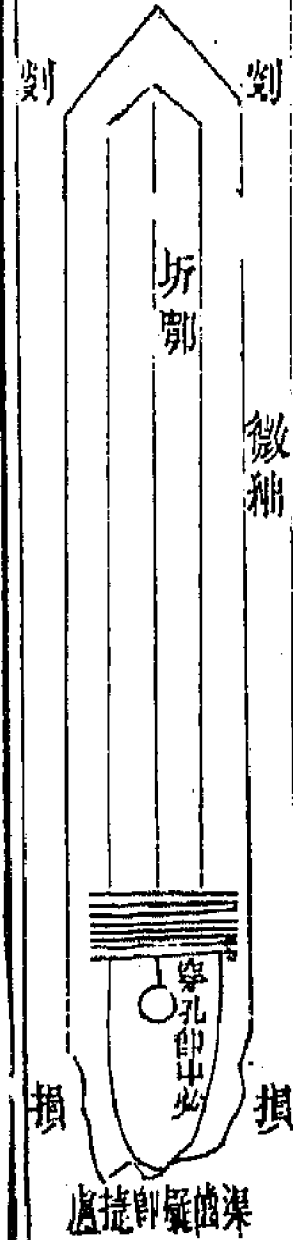
此其疎也已圭身中及旁稜有三下橫爲細文十其諸圻鄂

瑑起之意與渠齒三或亦縹藉采就所束約于此與組圭璋

璧琮琥璜之渠眉注鄭司農云駟外有捷盧也疏捷盧若鋸

牙然後鄭不從之愚以此圭渠齒卽如先鄭之所云而穿孔

繫組案之後鄭亦可兩從也與古制疑昧世人率憑臆測至其拘守而泥古者則指先儒之文傳會以成實驗故益不可爲據依魏太和鑿背之犧出始知康成氏讀犧尊爲娑取訓于鳳凰毛羽娑娑之非宋得古璧文如碎粟以之推鄭注穀圭其飾若粟文然者合而舊圖爲四穀葉莖穗之形乃以大誤然則此圭之出足爲資証疑舛俾三代典器復見于世豈不益可珍也與因摹其圖于右覓工鐫諸石以俟通儒更爲之審正是予之志所存也



原字

古者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然則孰字之父戒于賓而爲辭以字之所謂昭告爾字爰字孔嘉者也由是而朋友等夷之倫相與字其字以敬其名禮也雖然舍是無有與爲字者乎漢書高帝紀云運籌帷帳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寶嬰傳景帝曰天下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鄭當時傳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是三者固以君字其臣禮之殊也殊則不可以概言之也然而春秋之世天子亦字諸侯書文侯之命是也又字諸侯之使臣國語王曰叔父使士季實來修德以獎王室是也宜其踵事而隆謙者皆有寵于臣也君之分尊者也然舍是而逮于師亦尊也家語載孔子之言曰

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新序引孔子曰君子哉子賤師于弟
有時而字之分有畧焉不以過苟曲也今夫五服之倫母氏
於屬尊然其接夫子也稱之以字蓋謂夫夫歿而身從于子
不可甚卑以接之也後漢趙苞傳母遙謂曰威豪人各有命
何得相顧以虧忠義范式傳張邵死將斃而柩不肯進其母
撫之曰元伯寧有望邪此其義也而父亦字其子曲阜桂未
谷馥鄭固碑跋云太平御覽引劉向別傳疑是揚雄別傳楊信字子
烏雄第二子幼而聰慧云始知烏是其字而法言亦稱烏
父字其子猶曹孟德之稱子建是也母之外其尊有世母王
莽傳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汝自視與長孫中孫師古曰長
孫中孫莽子字及獲字也循是而舉之兄也亦字其弟翟方

進傳宣謂後母曰東郡太守文仲素俶儻文仲翟義字也丁
鴻傳顯辭爵仲公仲公盛之字也范滂傳滂白母曰仲博孝
敬足以供養注仲博滂弟也滂旣字孟博則仲博亦弟字也
姊與兄之尊等也其字弟亦等也郭解傳解姊怒曰以翁伯
時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道旁是也妻子夫子于父孫于
祖兄之子于季父甥之于舅氏卑屬也然不嫌于字尊者之
字古之人質無所緣以滋僞也高帝紀呂后曰季所居上常
有雲氣王章傳章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
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又案之詩所
云伯兮而鄭箋以爲伯君子字也妻之字其夫者其所從固
遠甚也班固叙傳云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

張晏曰
固不欲

言父諱舉其字耳

字其父也子思著中庸引仲尼曰字其祖也論語

子貢曰仲尼日月也字其師也淮陽憲王傳報博書曰子高
廼幸左顧存恤字其舅也爰益傳種謂益曰絲字其叔也皆
卑以加其尊也然又其通于此者薛宣傳瑯琊太守趙貢行
縣見宣甚悅其能從宣歷行屬縣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
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趙貢太守也而字其丞
佐蕭望之傳字謂雲曰游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望之師相
也而以字其門下生崔駰傳駰候賓憲屣履迎門笑謂駰
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憲貴戚也而以字于疎賤
又樓護傳護獨東向正坐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此固抗執
交之義字其故舊之子亦猶用友之道自處故無限于尊卑

相與字其字者于禮皆可相衡也然而霍光傳所載任宣言
大將軍時百官已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夫子都者晉灼
引漢語以爲馮殷則子都亦字也嗚呼以士大夫而字人之
奴于是字之義無復存焉者矣

廣廣韻註義

昔宋王伯厚困學紀聞云廣韻言姓氏甚詳然充字有充虞歸字有齊歸其遺闕多矣及余以是推之審如王氏之所指而廣韻之爲書于某字下收姓氏尤採複姓其多至于八十五氏如一東公字註是也今案子下于複姓失註者魯之公族有子駒氏見王符潛夫論子南彌牟見檀弓子南勁見紀年左下複姓失註者有左邱氏見太史公自叙左邱失明厥有國語里下原註漢複姓有相里氏攷墨子書昔者齊莊君之所謂王里國中里繖者王里中里亦複姓也浩下原註唯曰漢複姓魯人浩星公治穀梁今攷漢書趙充國傳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鄧展曰浩星姓賜名也而註不及游下註唯

云又姓出馮翊廣平前燕慕容廆以廣平游遠爲股肱今案
漢書郊祀志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師古曰游
水姓也發根名也則游水亦複氏而註不及伊下複姓不載
伊耆氏此亦漢姓見鄭康成註云今姓有伊耆氏閭下不載
漢複姓有閭葵氏見漢成陽令唐君碑陰處士閭葵斑是也
單氏失註者漢韓勅造孔廟禮器碑有故涿郡太守廙次公
故樂安相廙季公今不見于廙字下左傳有養由基高誘戰
國策註云養姓由基名今不見于養字下漢有蜀郡掌氏見
揚雄答劉歆書不見于掌字下丹朱狸姓也在周爲傅氏見
國語不見于狸字下漢書張敞傳有絮舜師古曰絮姓也不
見于絮字下苑氏其先出自苑伯何爲晉樂正又云有苑子

園實能掌陰陽之理見漢苑鎖碑亦不見于苑字下至其徵引前後失倫者戎字下原註漢宣帝戎婕妤生中山哀王竟而不知呂氏春秋已有戎夷違齊如魯譚字下原註漢有河南尹譚閎而不知新序吳有士曰譚夫吾里字下原註漢複姓有相里氏而不知莊子稱相里勤之弟子韓非子有相里氏之墨凡此皆非漢始見此複姓也又段字下原註本自共叔段之後又引風俗通云段干木之後其說蓋兩從然共叔段之後則以段爲氏韓有段產趙有段規是也段干木之後則以段干爲氏史記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于段干戰國策註段干姓倫名也又有段干崇而皆未有所取資何也故予綜其遺脫者爲補于此亦欲學者循其例以類求之蓋

亦不可以更僕數其所得必有進乎此矣

書白鶴觀碑後

汝州王孝方次守往隨其父官長子得唐白鶴觀碑摹搨數
紙蓄於家今歲從予遊特出以示予並携長子新志載此碑
辨訛一篇俾予爲考其實次守雅志清尙如是宜予有言也
按其文云白鶴觀傳爲虞世南書碑陰髮髯有餘姚虞公及
天寶二載等字考世南爲太宗藩邸舊臣未嘗逮事元宗細
閱碑陽上言高祖神堯皇帝而不及太宗則此碑立于太宗
時無疑果若是言其碑陰題識之誤固已較然然以予審之
殆辨訛者失也碑陽首書太上元元皇帝此下惟六字凹陷
無存餘雖漫漶締視皆可識今其文高祖神堯皇帝云云間
行卽書太宗文武聖皇帝又間行書高宗天皇大帝又間六

行書則天大聖皇后字皆炳鑿可據而志乃以爲不及太宗
豈當事者固未閱及全碑遽以意斷之與抑不自知其訛而
踵訛乃益甚歟碑近卧城外非有深谷阻澗人力必不可就
視而轉摹在今日尤爲至易乃一如未覩者何與則是天下
之如是疎謬者又豈少也與碑陰天寶二載字次守未及摹
予今且以志所錄者按之于史尤不合新唐書元宗本紀天
寶三載正月丙申改年爲載如志所言天寶二載字彷彿可
辨則二載決不宜易年爲載慶唐觀金錄齋頌記以天寶二
年十月隆闡法師碑記以天寶二年十二月此見於金石文
字者其足證如此今志依文直錄或因碑陰二字涉誤然亦
於載字不復研辨亦其疏也案碑文下載垂拱二年長子縣

宰朝散大夫高同營創基宇造立尊容百官志縣皆稱令此
獨云宰亦異文也又京縣令正五品畿縣令正六品攷長子
並不在京畿而稱朝散大夫與志載從五品者同又下列丞
白貞諒主簿辛齊物尉王晟張瑜等是尉有二人矣與志所
云京畿上縣尉皆二人合則長子地既屬紫或於京畿相埒
故其階秩亦可俾與碑所云營創基宇蓋又知白鶴觀之起
始自高同而新志亦不收錄反以臆決此碑爲自太宗則此
碑垂拱二年者又何說也然則碑之立當于何時中宗紀景
龍下八月丙戌上尊號曰應天神龍皇帝今文亦云伏惟應
天皇帝陛下是碑立自中宗建元以後矣而尙云太宗時無
疑其不謂之謬也與文下書觀主谷大希上座常齊物監齋

任太素練師李知白下不可辨又另行韓道宋子仙魏元宗
萬中仙楊翥鶴鮑探元鮑習庄王羽客真遽等真字上缺一
字亦皆當時徒輩喜自子發之俾世知有其名也鮑習庄注
俗庄字而書之金石必非出之名手舊傳爲虞伯施奉勅書
信必其誤也因餘姚字附會及此耳冊府元龜文宗太和二
年十月詔天后所撰十二字並却書其本字今碑內日光月
光已歸正體豈武后旣沒世遂從而私易邪後至文宗乃頒
之詔文邪攷右補闕權若訥上疏以爲天地日月等字皆則
天能事賊臣敬暉等輕紊前規削之無益于淳化存之有光
于孝理疏奏手制褒美據此則當中宗反正已刪除僞製諸
字故碑日月並從正文及若訥疏陳乃復踵僞相仍至文宗

始一更易無復僞製之迹矣此又不可不知也碑舊在城外
西北荒田中剝缺尤甚乾隆三十四年知縣王君巨源構室
一楹覆之君爲政惠于其民而子率方又知力學不懈于古
故予正其巨謬而記其文之可據者使孝方知有所攷亦學
之資也乾隆五十年四月初九日

授堂文鈔卷之二

偃師武億虛谷著

孫耒重校刊

毀五嶽寢廟議

廟有寢古也然由所施于人鬼宜也周官隸僕掌五寢注云五寢五廟之寢詩所謂寢廟繹繹蓋其制以前曰廟後曰寢故月令孔氏疏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處對廟爲卑故在後是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禮于其先所以妥神佑福則廟必有寢雖至庶人之賤格于位不復得爲廟亦將推情以祀諸寢其或生沛大澤于世而歿宜血食其報如古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屬爲後人所專祀則廟又必有寢何也皆以人之道通之也今五嶽之祭列于地祇大

宗伯實掌之故云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諸祭是也古者山川所主其位壇而不屋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注云兆爲壇之營域賈氏疏案封人云社稷之壇謂壝土爲之卽此壇之營域一也不言壇者舉外營域有壇可知于是推之五嶽之位其爲望祭與夫王時巡省所禮蓋同一築土告虔無別制爲廟寢者廟寢之有制非古也後之瀆禮者爲之也寢者廟寢之所自起紀載旣多不錄惟漢西嶽華山廟碑云孝武皇帝修封禪之禮思登假之道巡省五嶽禋祀豐備故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僊殿門曰望僊門其下銘辭又云在漢中葉建設宇堂山嶽之守是秩是望自是世代遵修悉沿而不廢乃益相與浸淫波靡

至于山林川澤四方百物諸祭罔不從俗因陋莫能改易然
其中尤爲媒慢不經者廟之有寢寢之藏衣冠其于地祇非
宜也猶可權設之也若至近日以愚所睹西嶽南嶽及中嶽
之祀廟寢雜陳環列女侍床簀枕衾梳架盥漱盤浴皆人世
所需至爲凡猥賤褻之器具列于室旁爲嶽神卧像儼然尸
居寢榻中設婦人像與嶽神並坐號曰嶽帝之配奔走村嫗
橫軀膜拜如是歲凡數有爲道流之姦貪無賴者踵相誑惑
愚瞽指爲利藪案之宋史禮志開寶六年遣使奉衣冠劍履
送西鎮吳嶽廟又其後陳氏以泰山立廟儼然人形貌垂旒
端冕衣裳而坐又立后殿于其後不知又是何山可以當其
配而爲夫婦此在前人固已疑其誕而因循莫之舉正及明

御史陳祚奏南嶽衡山神廟歲久頽壞塑像剝落請重修立
依祭祀山川制度內築壇壝外立厨庫繚以周垣附以齋室
而去其廟宇塑像則禮制合經神祇不瀆故愚竊謂弊當去
其太甚今廟雖粹不可廢宜先毀其寢而諸所謂像設溷瀆
之具一切廢罷庶于近古之制以示觀聽不誤不惑長爲法
守謹議

書老學菴筆記後

老學菴筆記十卷宋陸務觀攬摭細碎探賸辨物非苟爲言者也然其書尤喜于當時遺制多所存錄而中亦多疵繆豈隨事劄記不及詳而失之易也與四卷內云舊制丞相署敕皆著姓官至僕射則去姓元豐新制以僕射爲相故皆不著姓攷之勅賜壽聖禪院額牒在熙寧元年二月後署銜左僕射兼門下平章事已不著姓則必非元豐新制始然又五卷內云本朝進士初亦如唐制兼採時望真廟時周安惠公起始建糊名法予綜其實亦非篤論也東坡集題伯父謝啟後天聖中伯父中都公始舉進士於眉年二十有二時進士法寬未有糊名也東坡題其家集如此蓋皆得之目見而又在

陸氏前宜其言之不苟然陸氏反謂糊名自真廟何也陸氏
嫻于掌故猶有不可依據如此況世之影聞者與士不通古
今而欲望爲通學豈不亦難與

老子道德經書後

漢藝文志錄道家凡傳老氏學者有隣氏經傳傅氏徐氏經說及劉向說老子而所爲注不見有河上公其後隋經籍志乃云漢文帝時河上公注蓋是書亦久佚今少存者獨附見陸氏經典釋文余案其語率膚末不足以發明道德之旨頗意好事者之爲之也河上公爲漢隱君子名且不自著況切切然欲爲書以要聞于世此必非也余固疑其爲晉宋間人所僞託而浸尋至於流傳之多故在陸氏猶及收之然余怪今世流俗所傳旣不復襲是註猶于篇目皆離析爲二何歟陸放翁題跋云晁以道謂王輔嗣老子曰道德經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猶近于古今此本已久離析然則宋已失輔嗣

定本

邢氏論語疏引老子德經云天網恢恢疎而不失此其可徵之一也

又攷漢書注如顏氏

于魏豹傳引老子道經曰國家昏亂有忠臣田橫傳引老子

德經曰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孤

楚元王傳引老子德經云知足不辱嚴助傳老子所謂師之

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楊雄傳貴知

我者希師古曰老子德經云知我者希則我貴矣酷吏傳老

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

盜賊多有師古曰老子德經之言也下士聞道大笑之師古

曰老子道經之言也西域傳注老子德經曰天下有道却走

馬以爲糞蓋其所引以道德分篇者若此而與釋文題道經

音義德經音義者並合又賈公彥周禮師氏疏亦以爲老子

道經云道可道非常道其下案德經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章懷太子註後漢書其于翟酺傳也則又謂老子道經曰魚
不可以脫于泉是數子于初唐時並同所證夢真客碑稽之道經以慈爲寶
其必襲自晉宋舊本而莫之規正爲可惜也史記老子傳著
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後之踵是說者亦以上下爲題必自
此始矣余故以折諸漢志爲還舊題曰老子而後有喜道異
說如傳河上公注者庶以予言正之其尙可從也與

書漢隸字源後

昔洪景伯欲于隸釋隸續而外倚聲彙之更爲隸韻惜其書不成而婁氏字源以韻目類之者獨存以實余覽其書無他証明唯卽漢碑字與古通借者綜列便于尋討而已然較其中尤踳駁者十三蔡內訥字小注引陳球後碑云嬌滿繼虞建國于陳不知碑固以胡公滿爲言故云繼虞言繼起而紹封也使如婁氏指爲訥此溯其始非所謂繼也且滿已收入二十四緩蓋亦有取于陳球碑而此又誤指爲訥前後自違其例是益非吾之所知也

范書儒林傳後記

予讀蔚宗書所云東京學者猥眾難以詳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爲儒林篇蓋其論例之見于自叙如此然以余所徵東漢以來易名家者有杜暉字慈明治易梁邱見緩民校尉熊君碑書名家者郎中王政碑治歐陽尙書刻令景君闕銘治歐陽尙書傳祖父河南尹父步兵校尉業門徒上錄三千餘人成陽令唐扶頌次子龔叔謙治尙書歐陽次廉仲絜治小夏侯詩名家者從事武梁碑治韓詩經郎中馬江碑通韓詩祝睦碑修韓詩廣漢屬國都尉丁魴碑治韓詩執金吾丞武君榮碑治魯詩經韋君章句司隸校尉魯峻碑治魯詩春秋名家者孔廟置守廟百石孔和碑和修春秋嚴氏經

成陽令唐扶頌處士間葵班字宣高修春秋嚴氏巴郡太守
樊敏碑治春秋嚴氏經嚴訢碑治嚴氏春秋馮君章句泰山
都尉孔廟碑治嚴氏春秋山陽太守祝睦碑修嚴氏春秋魯
峻碑兼通顏氏春秋然則東都春秋公羊博士惟有嚴顏今
見于碑者諸儒所傳習亦二氏而已而嚴氏之有馮君章句
則並不見錄嗚呼罔羅之疎豈小過也與昔歐陽氏于元儒
婁先生碑嘆圖記所載訛謬遂使漢道草莽之賢湮沒而不
見況此尤爲專門傳經師授之所係而可以見遺也歟余撮
其名跡始末畧見者爲著于篇幸世易于尋攷也

一切經音義跋文

一切經音義唐沙門元應括摭羣書以釋彼教法之遺言者予在京師從陽湖袁氏覓得一部閤三數卷歎其用意勤矣然紕繆亦多從而錯出者何歟闍人下所釋引周禮闍十人鄭元曰闍精氣閑藏者今謂之宮人也案酒人注今謂之宦人後漢書有宦人諸傳康成以今準之蓋目漢制爲然如云宮人則於奄益復不合是其疎一也然猶可諉者宮宦字形涉似爲傳刻之訛至如囹圄下所釋引周禮三王始有獄案今經旣無此文考急就章云臯陶造獄法律存則獄已不起于三王而誤證之是其疎二也不登下所釋云登升也周禮以歲時登案此引書未完已不復成文五兵下所釋引周司

兵掌五兵鄭衆曰五兵者戈殳戟矛無夷也步卒五兵五則無無夷而有弓矢也案司兵注鄭司農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此于酋矛脫酋字夷矛訛無夷字至步卒五兵則爲後鄭所注云無夷矛而有弓矢今旣訛無夷矛作無無夷養于前後兩注又牽合爲一如出自仲師一人之手意欲便文而不知其有繁而不可殺者是其疎三也諸輦下所釋引周禮鍾師掌鼗鼓之縵樂鄭元曰作縵擊輦以和之也案引經文于輦鼓下衍之字引注文于作縵下脫樂字又于某文下所釋引周禮馬二百一十四匹爲廐廐有僕夫案今周禮非此文元應亦撮舉而成之者其本必襲自說文廐下有此注然考夏官校人六繫爲廐廐一僕夫注云自乘至廐二百一

十六匹

周禮乘馬一師四圉二乘爲阜阜一趣馬三阜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廐廐一僕夫然則四宜

爲六說文已舛誤而元應又不加釐正輒因舊文踵其誤是其疎四也開元釋教錄謂元應爲是書叙綴繞了未及覆述遂從物故嗚呼此其致誤之由歟然予僅目及數卷之注而注又僅用周禮一書其舛錯已若此則固亦剽竊所未及檢者歟予倦傭不暇爲之細讐當告之彼教法中有慧而裁者訂之庶爲全書歟乾隆歲丁未秋七月館清化日書

秦漢瓦當文字記跋尾

歙程君彝齋著秦漢瓦當文字記一卷由同時數君子所搜
緝恐其衆之易于亡佚迺各錄所從并附以舊聞其說多可
依然程君子八風壽存當謂八字筆畫疏少故與風字合爲
一見古人繆篆分布之妙子竊以宋楊南仲所云古語二字
相屬者多爲一字書之若秦鐘銘有字子小旁方四之字是也薛
功鐘鼎款識李婦鼎命臣今此當風二字合爲一豈亦倣古
師陵師望墓字孫師望篆籀之遺趣與八風于詞固宜屬屬而連之信然也余淺識
姑以是爲跋亦未稔當于程君意否也歲戊申冬十有一月
某日

巳亭記跋

右巳亭記西霞先生既脫稿自矜其書欲多布人間暇輒隨意爲之歲乙巳冬余往謁在遂平官署檢出是本爲贈其後先生官清化當己酉三月九日重爲褫襖之遊因憶昔所記沈約宋書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復用巳謂余曰子好奇多聞或他有所証與此契合與余謹對曰有之閻伯詩潛邱劄記嘗證以王羲之於蘭亭乃晉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乃丙辰次日方丁巳宋文帝元嘉十二年三月丙申禊于樂遊園正是月之三日是亦不用巳日也然則沈氏爲是言其信然也然余更依類廣之晉起居注海西泰和六年三月庚午朔詔以三日臨流杯池依東堂小會庚午建朔三日爲壬申

豈不亦與閻氏益佐明邪至于魏晉以來祓禊見諸文字亦有云上巳者或疑于但用三日之言有所漏然亦非也三日爲著令其稱上巳云者沿以舊名名之也齊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云粵斯上巳梁簡文帝三月曲水詩序云上巳屬辰旣標題爲三日矣而文復謂之上巳非必三日適合上巳也固以三日令節卽名上巳云爾先生頗領是語不以爲繆今又三年矣先生備員通判留清化而余行作吏于外感念疇昔讌設之話言爲跋于末以自傷也乾隆辛亥春二月六日

題土豪鎮壁

往者予主召南書院道新安澗池間其鎮曰土豪舊勒之豐
碑用以標其名至近歲已易爲英豪詢之士人固以其俗悍
而健于鬪往往致斃故官斯土者歸于名之不順以易之也
予檢行篋取左氏傳僖三十二年正義云北嶠此道見在嶠
是山名俗呼爲土嶠石嶠釋文嶠戶交反劉昌言音豪然則
今俗所傳土豪卽土嶠也嶠有豪音人日習焉而不察至以
音字爲正字而豈知其失也哉酈道元注水經所指三嶠之
曰固以云土嶠蓋其名流稱已久然孔氏謂俗呼爲土嶠豈
亦莫推其所自與土豪之西一小村墟俗指云石河杜子美
石壕吏卽石嶠之轉而爲壕而近且轉壕爲河又或以壕作

濠皆不徵其實而展轉詭易之過也君子大復古況變古而
妄名之故予病焉爲書之以告此邦之人冀其有省也乾隆
五十三年夏四月初七日記

錢氏家藏孫徵君手跡題詞

錢君太和家藏夏峰孫徵君手跡一冊詩一已脫其後手書凡有八中斷殘不完者亦有一然皆無年月可次按徵君年譜順治十七年歲庚子灤州趙寬夫同密縣錢升階來學升階卽太和高王父西齋先生字也寬夫始與先生請謁同時及後流寓于密又依先生三十年兩人期以道義相提重故徵君爲詩及書見于冊者率兩稱之其以此也冊首列升階言別口占志勉詩案先生自受業夏峰歲往返質疑今其別也不知屬之何時而予檢行箱亦無徵君全集可尋然以子淺率放之尙有可疑者譜云庚子來學及寬夫爲先生志墓惟云予流寓密縣定交于吾友升階自丙申秋始也迄癸

卯君受業容城先師與予爲同學則又以癸卯爲斷矣其兩岐如此予固疑譜出之諸門人雜爲撰託容亦未能致審而志文爲先生生平契義之人所記必不稍舛迕故宜以此爲正也譜于己酉下列徵君與寬夫以道升階書癸丑下列懷友詩有所云錢薛具識器者惟此一詩八書佚不見錄其當時寢緝未之及與意亦畧而不書與然幸于此冊存之其足以補譜所缺漏者太和一人之力也太和與兄南浦篤氣誼蓋尤與予相知愛今南浦沒矣而太和益以憔悴獨其篋中什襲所蘊惟恐失墜者若此嗚乎其足尙也夫其亦可悲也夫乾隆五十一年歲丙午冬十一月十三日

遊輦縣石窟寺記

余遊石窟寺得唐宋碑刻年月書撰可識者凡五最後迺殿之東偏尋觀石壁又折而西壁皆人力鑿龕洞然深越其龕之大以丈計者有三傍崖稍用剉治輒畫區布界地鑿象者若干題年月日者又莫能殫記焉其有題普泰元年歲次泮亥比邱某起造聖像普泰魏節閔帝號也辛亥字從水當時僞體字如是或亦因魏氏以水運興故也然帝以辛亥二月爲爾朱兆所立越明年而遂廢矣五月十四日造石像一區東魏孝靜帝建元天平也大統四年二月廿六日造石像一區堀則爲文帝所改元也又有天平三年不記月日者四天平三年書三月壬寅朔三日者一天統七年四月者一天統元

年三月者一天統齊溫公緯也河清三年四月者一齊世祖
湛也天保二年四月者有三三月者一題許昌郡中正都督
府長史字可尋又二月者一六月者二又九年六月者一唐
龍朔元年四月八日者一下有鞏縣河濱鄉楊造石像字三
年五月者一二年歲次壬戌五月己丑廿八日景辰者一乾
符二年八月十日者一總章元年四月二日者一下李光嗣
名存咸亨元年五月者一三年十月者一乾封三年者二久
視元年六月者一延載元年八月者一咸通八年六月二月
者又各有一往者余走四川覩朝天關下瞰江水石壁巖立
積甃無數皆雕鐫佛像形模大小莊嚴悉備于時捨陸就舟
水迅不得泊視爲憾也近復聞山西大同城西三十里雲岡

堡巖上亦刻佛像與此窟畧似而洛陽伊闕最爲宇內鉅觀以故崖間凡有昔之題記往往爲世所覩今石窟寺僻遠人跡罕所尋厯而余以居間無事得寓目焉又嘆著錄佚而不書雖近如府縣志亦失載於以嘆其久湮而迹不彰也魏書宣武帝景明元年詔大長秋白整準大京靈巖寺石窟於雒南伊闕山爲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所攷此石壁之西金建某像塔記有洛陽郭仁文已云自後魏宣帝景明開鑿爲窟刻千萬佛像則信爲宣武營治矣然史獨不詳此或亦有所漏與時與余偕者杜君雲喬焦君萬年夜同宿寺僧舍匆迫書之時爲丙午歲三月之廿八日也